

领袖与百姓 毛主席在 陕北的足迹

洪岩★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沪)新登字101号

责任编辑 高志仁
曹利群
封面装帧 王建纲

领袖与百姓

——毛泽东在陕北的足迹

洪岩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1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 插页 2 字数 138,000

1994年11月第1版 199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208-01605-4/A·6

定价 8.20元

永恒的生命

(代序)

赵兰英

奉献给读者的这本《领袖与百姓》，可以说是作者用生命写成的。1992年9月16日，在脱稿半年后，作者洪岩同志即与世长辞，结束了他68岁并不算长的生命旅程。

洪岩同志是新华通讯社高级记者。他曾经“转战”新华社安徽、江西、山东、吉林、陕西、浙江等分社，担任过分社党委书记等领导职务。作为淮海战役的随军记者，他的身上至死存有两片未曾取出来的弹片。

我认识他是在1980年11月。那时，他在陕西分社工作。较之江南，西北的初冬，已寒风凛冽，一派萧杀了。那天，我们到骊山脚下的一个大队采访。临上车前，一个黑老头抽着烟，走了过来，说：“你们不熟悉这儿，我陪你们去。”他正是洪岩。刚走进村口，就见一个个乡亲与他打招呼：“老洪，家来了。”一打听，原来他曾在这里采访，与乡亲同睡一个炕头，同吃一锅饭。我很感动。深入、扎实的采访作风，是新华社的优秀传统。正因为有了洪岩这样的一代一代新华人，自觉地保持和发扬这一传统，才有了今天新华社

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车回西安时，满街已灯火通明了。这时，老洪不由分说地道：“到我家去吃饭。西安的馍，你们吃不惯。我老伴也是上海人，让她做几个上海菜，你们尝尝。”

一个热情随和的人，一个认真踏实的人。洪岩，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深深印象。

数年后，在北京新华总社碰到了他。那天，去他宿舍，一屋烟雾，鞋袜、衣裤和碗筷，烟灰弹得满地都是。看到这一脏乱不堪的场面，不由乐了起来，想起有关他的种种“故事”：每次外出采访，他都带好几套衣服，并将衣服编成号，挨着穿。待全部穿脏了，再从第一件穿起，如此反复多次。因此，每次回家，老伴总要为他刷洗好多天。每有朋友相聚，多是他掏的腰包，因而“预算外”支出很多。老伴不放心将钱全交给他，又担心他没钱花，于是总在他出门时，这个口袋里塞些钱，那个口袋里缝进些钱，甚至鞋垫下、袜筒里也藏上钱。

可以说，他简直不会生活。他的生活就是工作、工作、工作，直至生命的最后。

动笔写这本书，是在1991年的夏天。杭州的夏日，异常闷热。他却将自己关在小屋里，大有“挟取笔端风雨，快写胸中丘壑，不肯下樊笼”之气概。整整一个夏天，他没有跨出一步房门，也不晓得昼夜，不晓得吃饭，甚至不晓得开一下电风扇。以至，整个脑袋都长出了几乎已在城市绝种的“热疖头”！

其实，这时他已病得很重了。不停地咳，不停地喘。记

得去年春上，他带上刚脱手的书稿来找我。与他一个宿舍的杭州文化局的同志慌慌地找来：“老洪有病，一夜天都在喘，我真担心他一下喘不过气来。病成这样，怎么还往外面跑？”可是，他自己一点儿也不在意，一个劲地说：“我身体好着呢。”见他仍一支又一支地抽着烟，我便劝他少抽些。他说：“我没有任何嗜好，就剩这烟了。没有烟，还真不知道怎样过了。”那天，在办公室，他几次激动地从沙发上“跳”起，说：“我还要写几本书。退下来的老同志，都是国家财富，还可以为国家作贡献。”他简直是嚷道：“我们也办一个出版社。上海出办公地方，安徽提供纸张，浙江负责印刷。”他心急地立即要一位老同志陪他去找另一位老同志，合计办社的事。

没有想到，病魔竟这样快地夺走了这样一位热爱生活、热爱事业的我国新闻战线上的一名骁将。

这几年，领袖读物成为出版“热点”。然而，稍稍浏览一下，无不痛感有些作者的卑下骗术和低劣行为。相当一部分读物，或捏造事实，胡编乱造，或道听途说，以讹传讹，或以所谓生活琐事、领袖情爱招徕读者等等，不一而足。

而洪岩同志的这部新著，从一个侧面真实地记录了毛泽东同志当年在陕北的生活。他曾沿着毛泽东当年的脚印，访问了陕北13个县、38个村庄、38户人家，查阅了各种档案资料。因而这本书所写的材料，几乎都是第一手的。

他以真挚的感情、动人的笔触，描写毛泽东与陕北人民的鱼水情。他写老羊信杨步浩几十年与主席的友情，最终

在延安发大水那年，以8旬之躯倒在抗洪第一线的壮烈场面。凤凰山一节，毛泽东亲自找来延安市委书记，关切地询问侯家沟的妇女为何不生育，并且提出是否与饮水有关。一年后这个历来逃荒外出的小山村终于传出婴儿的啼哭声。同样，在这一节中，一位妇女因骂了一句毛泽东而被判死刑。毛泽东看了案卷后彻夜不眠。第二天，亲自找女犯人谈话，最后无罪释放她。那天，送行时，毛泽东亲自将一盆红枣装进女犯的兜里。这些细节，读来深切感人，使人落泪。

洪岩同志高明之处，还在于他写这些事，并不就事论事，而将当时的中国社会发展概况自觉不自觉地交待于其中。因而，不仅写出了伟人的胸怀、情操，也道出了中国革命之缘、之目的以及成功的秘诀。这也是这本书不同于其它一些领袖读物之所在。

洪岩同志离开岗位以后，一直生活在杭州。那天，我顺口说：“杭州有很好的出版社，浙江分社也有文教记者，你为什么不在杭州出版，而要跑到上海来。”他说：“我是信任你，更是敬慕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名。他们出书质量高，社会声誉好。”事情也确实如此。该书的出版始终得到哲学编辑室主任高志仁和编辑曹利群的支持和帮助。在听说洪岩同志已病逝的消息后，他们也十分悲痛。这里，还要感谢新华社老同志马雪松、沈维益夫妇，他们义无反顾地协助编辑校对了这本书。

烟，伴洪岩同志一生，最终又夺走了他。他是因肺癌而亡的。

他将他的生命融进了这本书。随着书的问世，他的生命仍在燃烧着，永不熄灭。

一九九三年五月十日

序

鲜血作墨，忠骨作笔，大地作纸，毛泽东写下了横跨大半个世纪的中国革命史。中国革命史也记载了“敢教日月换新天”毛泽东的光辉史诗。

最能表达毛泽东一生的伟业，表达人民对领袖的爱戴的，莫过于那首国人都会唱的《东方红》：

东方红，
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
他是人民大救星。

列宁早年的预言，已由世界东方的毛泽东绣在中国大地上：“我们欧洲庸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的革命带有更多的特色。”

世界上农民占绝对多数的中国，人民一旦觉醒，并拥有自己的领袖，革命就有了战胜敌人的力量源泉。正如一位美国作家所评述的：“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受压迫的普通中国人，都是毛泽东的力量所在。”

追思毛泽东的伟大一生，在陕北度过的13个年头的峥嵘岁月，是极其不平凡的13年。在这里，毛泽东胸中蕴藏

的新中国的母本，开放出为人民谋利益、求解放的姹紫嫣红花朵。

“打退追敌，割掉尾巴，别把敌人带进陕北！”1935年10月，毛泽东率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陕北吴起镇时，这样命令彭大将军。

“陕北是个好地方，我对陕北老乡很有感情，猛然离开，心中确实不好过！”1948年3月，毛泽东在取得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胜利后，离开陕北，东渡黄河时，翘首冰雪融化、大地复苏的黄河西岸，无限深情地对周恩来副主席如是说。

毛泽东自从踏上陕北大地，直到最后离开，与人民群众同桌共饮，同室共处，建立了同甘共苦、亲如鱼水、情同手足的无间感情。这种感情的突出表现，是毛泽东于开国大典之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数次高呼：“人民万岁！”《人民万岁！》这幅画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陈云、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向群众致意的历史画卷，至今高悬在天安门城楼东大厅。

也正是胸中永远装着陕北和全国民众的毛泽东，创建了体现人民意志的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后，身为国家主席的毛泽东，就职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给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发出这样一份充满厚爱的复电：“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要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作风。”

80年代初，作者沿着毛主席的脚印，追寻到陕北13个县、38个村庄、38户人家。战争年代的主席故居，而今都已

成为原封未动的陈列室。陈列室里陈列着毛泽东在这里写成的70多篇著作、照片和用具。1976年9月9日，毛泽东，这颗农民心中的太阳，从东方地平线陨落了，18万平方公里的陕甘宁高原颤抖了。毛主席故居陈列室，顿时成了陕北人民祭悼伟大领袖的灵堂。人们声泪俱下地祝愿他：“如日之升，如月之恒。”是的，毛泽东思想还在光照未来。

《领袖与百姓——毛泽东在陕北的脚印》正是本书写作的主旨。愿毛泽东的光辉精神，永照中国大地！

目 录

永恒的生命(代序).....	赵兰英
序.....	1

吴起镇——

中央红军来了!毛主席来了!.....	1
--------------------	---

直罗镇——

战争的伟力来自民众.....	10
----------------	----

瓦窑堡——

英雄惜英雄.....	13
------------	----

大相寺——

“人王子，咱唱支信天游给您听”.....	25
----------------------	----

保安——

“不准特殊，毛泽东要和大家一样吃苦”.....	34
-------------------------	----

凤凰山——

群众，领袖心中的“上帝”.....	45
-------------------	----

杨家岭——

“代耕人”杨步浩.....	54
---------------	----

吴家枣园——

一所特殊的大学.....	62
--------------	----

延园——

拜年,开渠,贺寿,派兵	73
南泥湾——	
“烈士碑”引发出来的故事	81
高家豈——	
“卖姓人”高玉张	89
枣林则沟——	
惠氏兄弟情系“崖窑”	95
青阳岔——	
点燃起人民战争的火把	102
王家湾——	
“老百姓追不回,我不走”	109
田赐湾——	
一颗心,一筐杏,一升蛋	119
小河村——	
领袖情,女娃泪	126
井家坪——	
三个房东个个病,一个伟人处处忙	135
乌龙堡——	
“你是毛主席,不是李德胜”	142
梁家岔——	
抬担架,挪房子,让村子	148
沙家店——	
人民战争,众志成城	155
朱官寨——	
人生是为了创造这个世界	163

神泉堡——

中南海隔不断人间真情173

南河底——

再和毛主席对话183

申家砦——

策马挥戈为后生192

杨家沟——

化社会主义为社会道德200

吴 起 镇——

中央红军来了！毛主席来了！

大自然并未给吴起镇多少厚爱。山，仍然像过去那样支离破碎。洛河源头的头道川、二道川、三道川，仍然是涨水时为河，退水时为路。二道川畔的吴起镇，依然是寥寥的三十多户人家，历史遗留下来的古堡废墟，依然被遗忘在一个角落里。

历史进入 80 年代，这个曾被外国记者推到世界上去的山镇，骤然繁荣起来，由隶属赤安、保安、志丹县的边陲，发展为新建的吴旗县中心。吴旗县县委永葆毛泽东创立的流血牺牲、艰苦奋斗的长征精神，成为全国党纪、党风的一面旗帜。洋洋数千言的先进事迹，刊登在《人民日报》显赫的版面上。吴起镇，也随之迎来了众多的“朝圣”者。

改革开放，也给这个山镇带来了时代的气息。新县城的柏油马路两侧，家庭作坊、个体摊位、集市贸易、风味小吃，在熙来攘往的人流和吆吆喝喝的叫卖声中，宣告了“好在外不及赖在家”的小农意识从此崩溃。

沉睡在地层下千万年的石油，招揽来四面八方的采油工人。一座新的石油城，将出现在毛泽东长征落脚点的吴起镇。在这个环镇皆山的盆地里，红旗飘扬在洛河川山梁间

的石油钻塔上。轰轰巨响的“磕头”采油机，打破了历史的沉寂；南来北往的采矿工人，给小镇披上了新装，送来了春的信息。

二道川新起的洛河大桥，沟通陕甘两省的交通。桥头那座高耸云端、雕刻着“生在烈火，死在战场”的烈士纪念碑，是许多红军的鲜血凝成的。比纪念碑高得多的平顶山大崩梁——当年毛泽东在此指挥一场血战白匪军的指挥所，已改名为“胜利山”。

镇中心，在毛主席召开作战会议的窑洞，陈列着毛泽东长征时用的雨伞、马灯、皮背心、装文件的褡裢，陈列着娄山关缴获的公文包和在这里盖过的土布薄被。还有中央红军使用的粮票、钞票、行军锅，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银行发行的布币、纸币、银币。教育后人的课堂，不单是这个小小的陈列室，而是一个偌大的吴起镇。40年代兴起的吴旗县，为何不用中外闻名的吴起命名，无从稽考，但吴起镇确是前人为纪念把守边关、功勋卓著的古代政治家、军事家吴起而兴起的古镇。

据史书记载：吴起为战国时期的军事家，左氏人（今山东曹县），善用兵，初任鲁将，继任魏将，屡建战功，被魏文侯任西河守。文侯死，遭陷害，逃奔楚国，初为宛守（今河南南阳），再任令尹，辅佐楚悼王变法，强迫旧贵族到边远地区开荒，捐不急之官，裁减冗员，整治统治机构。变法，促进了楚国富强；曾北胜魏国，南收扬越。楚悼王死，吴起亦被旧贵族杀害，变法遂告失败。著录有《吴起》、《吴子》，载于《汉书·艺文志》。

相传这位古代兵家、法家，曾驻守于甘肃、陕西两省交边的吴起要塞，屯垦荒山野岭，立下不朽功勋，留下居险扼守的古堡。直到清代咸丰年间，镇里还有四十多家商号。据传，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就生于本镇乱石头川、头道川交汇处的张千户岔。

英勇的吴起，善战的吴起；不甘压榨的张献忠，敢于向统治者挑战的张献忠后代，于1935年10月19日，迎来了现代的伟大英雄，伟大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他们率领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踏着千万名烈士鲜血染红的道路，从二万五千里长征中走来，从蒋介石在大半个中国布下的封锁、包围、追击、堵截、轰炸中走来，从冲破中国的黑暗、在12个省播下革命火种的喜悦中走来。

但是，当时陕北革命根据地正处在一片恐怖之中。著名的红军领袖刘志丹和许多身经百战的将军、卓越的布尔什维克组织者，正受到极“左”路线的迫害，被捕、被关、被杀，给刚刚踏上陕北的毛泽东，蒙上了一层阴影。而笼罩在白色恐怖中的赤安县，白匪、民团策动游击队叛乱，置陕甘两个革命根据地之间的吴起镇，虽然控制这个游击地带的李家塔堡垒，被陕北红军拔除，五百多反动民团被歼，但洛河川“崖窑”还是匪盗横行的老巢，最后一根钉子还未拔掉。

历史竟如此巧合，陕北的刘志丹、谢子长，虽不断宣传毛泽东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思想，但陕北与中央苏区并无无线电联系。而中央也仅知道刘志丹、谢子长在陕北闹红，当今是否存在，连毛主席也茫然不知。只是长征到

甘肃哈达铺，看到一些国民党地区的报纸，赫然宣称“陕北刘志丹赤匪，连攻六城，拥有正规军五万余，游击队、赤卫军和少先队二十万余，密切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黄河的危险”。毛泽东从正面判断了这篇反面报道：晋报所以如此渲染陕北红军实力，目的是要迫使蒋介石收回他的调虎离山计；封阎锡山为行政院长，夺取他的西北实力地位。尽管阎锡山要借刘志丹的矢，射蒋介石之的，但毛泽东坚信刘志丹在陕北至少开创了一块不小的革命根据地。

中央红军，加速了进军陕北的步伐，命令途中不要恋战，不要减员，昼夜兼程，直抵陕甘交界处吴起镇。毛主席迎面看到高山上一块大石碑，上刻“分水岭”三个大字，再弯腰看碑文，不禁兴奋起来，说：“走下山，就是陕西了，就是我们的根据地了，就是长征走过的第12个省了！”吴起，虽十室十空，但主人带不走的“打土豪分田地”标语、乡苏维埃政府的牌子，却令征程中苦战一年的红军，激动地流下了热泪，欢呼雀跃：“我们到家了！”

此情此景，有革命元老董必武、林伯渠赋诗为证：

露天麦土复棉裳，
铁枝为桩多马缰，
稳睡恰如春夜暖，
天明始觉满身霜。
一年胜利到吴起，
陕北风光慰所思，
大好河山耐实践，
不倦鞍马证心思。